

明代蘇濬治《易》歷程及特色析論

楊自平

摘要

蘇濬為明代中葉重要《易》學家，著有《易經兒說》及《易經生生篇》。蘇濬長期治《易》，歷經三變：初學階段，參考並抉擇眾說，闡發陰陽變易；第二階段，致力探究形上易道，體悟易道的無限性；成熟階段，澈悟天地人事兼具可見之陰陽變化與不可見生生之理，這三階段展現蘇濬治《易》由淺入深的完整歷程。鑑於前人研究蘇濬《易》學僅關注《生生篇》，經研究發現，欲掌握蘇濬《易》學完整面貌，宜兼看二書。關於二書之關聯，蘇濬基於對易道深刻體會，藉由《兒說》呈現解經觀點，多本於朱子區分四聖《易》、象占說、卦變等說法，融會己意與前賢《易》說，對經傳作全面解釋，且解說較詳盡，有助見出對經傳完整的解釋及對前賢說法之抉擇。《生生篇》成書較晚，重在義理發揮，展現對生生之道的體會，為畢生治《易》精華之作。蘇濬透過自身深入習《易》，並融會前賢《易》說，提出寶貴而深刻的治《易》成果，值得後人重視。

關鍵詞：蘇濬、《易經兒說》、《易經生生篇》、易學、程朱、蔡清

2023/05/26 收稿，2023/07/11 審查通過，2023/07/18 修訂稿收件。

* 本文係國科會計畫「明代晚期《易》學研究 III：蔡清門人蘇濬之《易》學研究、東林學者高攀龍之《易》學研究」(MOST 112-2410-H-008 -068) 之研究成果。感謝本刊兩位外審委員提供寶貴修訂意見，謹此特致謝忱。

** 楊自平現職為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DOI:10.30407/BDCL.202312_(40).0004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 Jun's *Yi Jing*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 Jing Ershuo* and *Yi Jing Shengshengpian* in the Ming Dynasty

Yang Tzu-Ping

Abstract

Su Jun held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as a prominent Yi-ologist in the mid-Ming Dynasty and authored *Yi Jing Ershuo* and *Yi Jing Shengshengpian*. *Ershuo* drew upon an extensive inheritance of Cheng Zhu's concepts, blending his own ideas with those of previous sages and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classics and annotations. The meticulous elaborations provided therein facilitate a comprehension of the comple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and judiciously select the insights offered by previous scholars. *Shengshengpian* was composed subsequently, building upon the foundations laid by *Ershuo*. This book further developed Zhu Xi's Four Saints of Yijing learning, the theory of symbol divination, and hexagram changes. It also provided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Dao of Life. As the culmination of Su Jun's lifelong scholarly pursuit, it holds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domain of Yi learning.

To grasp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u Jun's Yijing scholarship, it was imperative to peruse both of his works in conjunction. These books unveiled three pivotal stages in Su Jun's extensive journey of Yi exploration. Firstly, he meticulously advanced his comprehension of Yi from its rudimentary aspects, drawing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expounding on Yin and Yang changes. Secondly, he delved into the metaphysical Dao of Yi, immersing himself in its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boundless potentialities. Thirdly, he inquired into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Dao of Life, recognizing the amalgamation of Yin and Yang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perpetual growth of life. This process exemplified the complete evolution of Yijing's development, from the shallow to the profound. Through his in-depth study of Yijing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of the previous scholars' sayings, Su Jun presented valuable and profound achievements in his Yijing learning studies.

Keywords: Su Jun, *Yi Jing Ershuo*, *Yi Jing Shengshengpian*, Yijing learning, Cheng Zhu, Cai Qing

一、前言

蘇濬（字君禹，號紫溪，1542-1599）為明代中葉重要《易》學家，著有《易經兒說》四卷及《易經生生篇》四卷。¹蘇濬與蔡清（字介夫，號虛齋，1453-1508）、陳琛（字思獻，別號紫峰，1477-1545）同為泉州府晉江縣人，明代學者多將蘇濬與蔡、陳二子並列，作為泉州學代表。如稍晚於蘇濬的同鄉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1542-1616）便曾指出：

味彌淡，道彌近，余嘗持是以觀士大夫，賢者必淡，未有爽者，而於吾鄉得紫溪先生。先生才高而學博，科巍而名章，環海之人讀先生制舉之文與所作《兒說》、《生生篇》諸書，莫不知有紫溪先生者。而先生泊然介然，視世之腆膻芬華，一切不以入其靈府。²

據上所述，《兒說》、《生生篇》在當時極為風行，³但蘇濬不為盛名所累，淡泊自守。並綜評蘇濬之為學為人：「先生學宗虛齋，節侔紫峰，其出處相類，其講解足相發明。」⁴意即肯定蘇濬為學出自蔡清，操守清高似陳琛，並指出蘇濬《易》學足以創造性闡釋二子《易》說。

¹ 關於蘇濬《易》著，《易經兒說》無異名，《易經生生篇》則有《周易冥冥篇》之異名。關於卷數，《明史·藝文一》著錄《易經兒說》四卷、《周易冥冥篇》四卷。〔清〕張廷玉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第4冊（臺北：鼎文書局，1994年），卷97，頁2348。《千頃堂書目》著錄《易經兒說》五卷、《易經生生篇》六卷（又《冥冥篇》五卷）。〔清〕黃虞稷著，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經兒說》四卷」、「《易經冥冥篇》四卷」。〔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附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498。〔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附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165。泉州文庫出版的點校本《易經兒說》八卷、《易經生生篇》七卷，《易經兒說》八卷是依據乾隆55年陳紹翔師儉堂刻本，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同版本。〔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校點後記》，頁499。然點校本對《易經生生篇》七卷本則未交代，經考察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道光22年蘇廷玉刻本相同，〔明〕蘇濬：《易經生生篇》，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易類》第1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² 〔明〕李廷機：《李文節集》，收於沈雲龍選輯：《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卷26，頁30b。

³ 為使行文簡潔，自此將《易經兒說》、《易經生生篇》簡稱《兒說》、《生生篇》。

⁴ 〔明〕李廷機：《李文節集》，卷26，頁32a。

關於李廷機的說法可由蘇濬的文章找到印證。蘇濬〈虛齋先生《密箴》序〉自揭曾將蔡清《密箴》置於座右，並推崇《密箴》與薛瑄（字德溫，號敬軒，1389-1464）《讀書錄》、胡居仁（字叔心，號敬齋，1434-1484）《居業錄》為明代程朱學三大要著。⁵蘇濬〈像贊〉則表達對陳琛的推崇，〈像贊〉云：

轟然峙者，紫帽之岡。晶然冽者，涵江之泱。篤生先生，為龍為光。先生之學，妙契羲皇。二老六子，左員右方。爰及鄒魯，挈領提綱。誨焉而諄，語焉而詳。開關啟後，示我康莊。先生之文，如木千章。能鉅能細，能短能長。何以用之，清廟明堂。乃諗將母，飄然而翔。三公萬斛，不易斑裳。爰甘飲水，爰發歌商。駕風乘雲，遊於醉鄉。淵明康節，於焉徜徉。⁶

全篇稱頌陳琛的人格、學問、文章與不慕榮利之情操，充分展現對陳琛為人為學的孺慕之情。

雖然蘇濬對蔡清、陳琛之為人為學極為崇仰，且自云羽翼二子《易》學，但對蘇濬如何承繼蔡、陳《易》學，仍需進行深入考察，方能見出具體關聯。

然值得注意的是，四庫館臣對蘇濬兩部《易》著的評價，認為《易經兒說》乃為指引子侄科舉而做，以程朱《易》著為主，《易經生生篇》「恍惚支離，頗涉異學」。⁷整體看來，館臣對蘇濬《易》著評價甚低。

至於現今學者，如《明代易學史》將蘇濬《易》學歸類於會通理學與心學的義理《易》學，⁸林忠軍於該書〈導論〉云：

⁵ 蘇濬云：「蓋觀古之聖哲，几杖著銘，工虞傳箴，目顧衷惟，良非虛境。因取吾鄉虛齋蔡先生《密箴》，揭之座右。仰而眺，俯而惟，頽然若有得也。我朝程朱之學為世赤幟，河東之薛有《讀書錄》，餘干之胡有《居業錄》，并先生之《箴》而三矣。」〔明〕蘇濬：〈虛齋先生《密箴》序〉，收於〔明〕蔡清著，張吉昌、廖淵泉點校：《蔡文莊公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4。

⁶ 〔明〕蘇濬：〈像贊〉，收於〔明〕陳琛著，學文點校：《陳紫峰先生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頁2。

⁷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附錄》，頁165。

⁸ 趙中國：〈蘇濬的「生生」易學〉，收於林忠軍、張沛、張詔宇等著：《明代易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6年），頁237-249。經比對發現，該節內容與趙中國另篇論文重疊甚高，可視為同一篇。趙中國：〈蘇濬生生易學之研究——兼論蘇濬調和理學與心學的方法〉，《周易研究》2010年第3期，頁3-10。

若從時代學術文化的整體發展流變來看，明代《易》學經歷了由獨尊程朱到修正批判程朱及以心學和佛學解《易》，繼而步向調和理學與心學、融通儒學與佛學的演進歷程。如高攀龍的《周易簡說》、蘇濬的《周易生生篇》、錢一本的《像象管見》皆有會通心學與理學的傾向。⁹

意即將蘇濬《易》學歸在會通理學與心學一系，而非如蘇濬自道宗主程、朱，羽翼程、朱《易》學。

綜合上述，對蘇濬《易》學恐出現以下兩種評價：一是館臣所稱《兒說》為科舉用書，《生生篇》雖是治《易》心血，卻流於玄虛。二是蘇濬《易》學會通理學及心學。這兩種評價恐怕都有待商榷。

此外，至於《明代易學史》介紹蘇濬《易》學，趙中國僅關注《生生篇》，未涉及《兒說》，之所以不討論《兒說》，僅是憑藉館臣稱該書專為科舉而作，並逕自推斷「故基本繼承了程朱《易》學成說」。¹⁰不僅對《兒說》的評斷恐流於表象，且僅以《生生篇》代表蘇濬《易》學，亦有待商榷。

本文透過考察《兒說》及《生生篇》二書，並判斷二書的性質及關聯性，同時考察與前賢，尤其是朱子《易》學的關聯，進而反思四庫館臣及現今《易》學史對蘇濬《易》學的評價，期公允論斷蘇濬《易》學的特色及定位。

二、論蘇濬《易》學二部曲與體《易》三變

經筆者細讀《兒說》、《生生篇》後，發現二書性質不同，《兒說》乃蘇濬解《易》之作，《生生篇》為義理解《易》之作。以下進一步細論。

（一）《兒說》為承繼朱子《本義》的解經之作

曾受學蘇濬之王道顯（字當世、純甫，號瞻明，1550-1616）指出，《兒說》乃蘇濬就舊作大幅修訂而成。〈序〉云：「逮歸讀《禮》，益得暇晷，究而竟之，取舊所講受《易》解，復加深刪定，如往習聞於臯論者，大都十

⁹ 林忠軍、張沛、張韶宇等著：《明代易學史·導論》，頁12。

¹⁰ 趙中國：〈蘇濬的「生生」易學〉，頁238。

更七八，併命之曰『兒說』，聊授之過庭爾。」¹¹該書乃蘇濬退居鄉里後，大幅刪定舊說，用以教導子弟。

前已指出館臣對蘇濬《易》著評價甚低，曾評《兒說》云：「及作是書，乃墨守朱子《本義》，尺寸不逾。……蓋專為科舉之學而設。因在家塾以此書為子侄講授，故稱『兒說』。」¹²對於館臣所論，有兩點值得商榷：第一點認為《兒說》「墨守朱子《本義》，尺寸不逾」。事實上，《兒說》除了採朱子，亦採其他《易》說，且有蘇濬自己的抉擇與見解。此可由清代李清馥（字根侯、遜齋，1703-?）引蘇濬自己的說法見出：「其解《易》，《生生篇》諸解，自謂補程、朱、蔡、陳之遺善乎？」¹³即蘇濬並非就墨守朱子《本義》，而是羽翼程、朱、蔡、陳四子之《易》學。

第二點是批評《兒說》「專為科舉之學而設」。雖然蘇濬自道該書與科舉有關，然需補充一點，該書並非僅作為考試用書。蘇濬門人蔡獻臣（字體國，號虛臺，1563-1641）曾引同鄉許獬（字子遜，1570-1606）語：「吾邑許子遜太史自言：『既弁不復為經義，則得力《兒說》多也。』」¹⁴據許獬所稱，通過科舉後不再讀舉業用書，但仍受用《兒說》所論。足見《兒說》異於一般科舉用書，對眾舉子產生深遠影響。

關於《兒說》羽翼程、朱、蔡、陳四子之《易》，尤重朱子。承繼朱子區分四聖《易》，蘇濬釋卦名及卦辭部分，以「伏羲名卦為某者」、「卦所以名為某者」之語，說明伏羲如何基於卦畫、卦德立此卦名。並以「文王有見於……故繫之辭」、「文王繫辭以為」之用語，¹⁵就整個卦辭解釋文王設此卦辭之由。

朱子為方便讀者讀《易》，將《易》辭區分為象辭、占辭，其餘由讀《易》者自行體會聖人之意。《兒說》承繼朱子區分象占，釋卦名及卦辭部分，結合朱子所稱《易》為卜筮之書，無論卦辭、爻辭，順卦、爻辭內容，以「占者得此」、「占而得此」之語，說明若占得此卦、此爻該如何作為。

¹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王道顯前明紫溪蘇先生易經兒說原敘》，頁1。

¹²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附錄》，頁498。

¹³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70，頁1a-1b。李清馥所引該段文字出自《李文節集·蘇紫溪祠記》。

¹⁴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蔡獻臣序》，頁1。

¹⁵ 蘇濬《兒說》凡此類用語及下段「占者得此」等用語屢見，僅於此處彙整說明供參考，不另標頁碼。

關於《兒說》之體例，前所引館臣說法已見出三大體例：「其首先曰講者，詮釋文句也；次曰意者，推闡大旨也。次曰總論，則一卦之綱領也。又間出旁注，以一二語標題。」其中，第一個體例區分為「講」與「意」，此說法極好，「講」與「意」即詮釋與闡發。三大體例見於〈上、下經〉，分別為「講、意」、「旁注」、「總論」，自〈繫辭傳〉後僅有「講、意」及「旁注」。

此外，蘇濬於〈上、下經〉之「講、意」多參考程《傳》、《本義》及前賢《易》說。如〈剝〉六三「剝之，无咎」，蘇濬云：

此爻與〈否〉之二、〈復〉之四一類，蓋論義理不論利害也。或以「剝之」為剝眾陰，非是。當〈剝〉之時，陰黨方盛，能不從之足矣，如之何其剝之也。程《傳》言「在〈剝〉之時為無咎」，得之矣。「無咎」亦以理言。¹⁶

蘇濬釋該爻辭有兩要點：一是該爻辭僅論理不及占，二是「剝之」不是指君子除小人，而是君子不從小入，此得自程《傳》的啟發。

《兒說》的另項特色，會特別標出某段經傳宜特別留意的字、詞、文句。如於釋〈晉·彖〉云：「『明出地上』，重『明』字；『順麗大明』，重『順』字；『柔進上行』，重『柔』字。」¹⁷於〈晉·大象〉「君子以自昭明德」提出：「需玩一個『自』字。」¹⁸釋〈睽·大象〉「君子以同而異」指出：「此節就處〈睽〉而言，重『異』字。」¹⁹點出關鍵字眼，提醒讀《易》者深入玩味。又如釋〈坤〉六四指出：「味『無譽』一言，見聖人不以隱遁教天下矣。」²⁰〈同人〉九三：「『伏戎』二句，最得小人之情狀。」²¹凡此者甚多，足見蘇濬讀《易》之深，指點之切。

誠如王道顯所言：

當顯舞象時，業從諸昆季受《易》紫溪蘇先生。先生之談《易》，非能盡離諸老先生也者，願其探微窮奧，綽有獨解，外觸於象而

¹⁶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剝》，頁140。

¹⁷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晉》，頁201。

¹⁸ 同上註。

¹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睽》，頁217。

²⁰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坤》，頁31。

²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同人》，頁94。

內得於意。如《蒙》、《通》諸篇，其已核而當者，融之以益吾精而不為蹈，即微旨奧義有前人所未盡發者，一旦出胸臆之見，直紹明四聖之蘊於千百載之上而不為創。蓋其涉世日久，其所歷憂患窮通得喪之變，與所謂吉凶消長之理，鑿鑿中窾，故模寫無遺情，結撰無強說。²²

《兒說》對前賢《易》說深入探究並抉擇，進而將己意與程、朱及蔡清、陳琛之說融會，展現新意。

透過該書可見出蘇濬如何參考並融會眾說已出新意，可供後人解《易》參考。

(二)《生生篇》繼《兒說》之義理釋《易》之作

研讀《生生篇》發現，對朱子象占說及卦變說的看法與《兒說》不同，曾云：

奇偶之畫，所謂「立象盡意」是也，非「潛龍」、「見龍」之謂也。六十四卦，無卦非變；三百十四爻，無爻非變，非自〈損〉來、自〈既濟〉來之謂也。詞、占一耳。就周公繫時，則「勿用」亦詞也。占而得之，則「潛龍」亦占也。如曰「象為潛龍」、「占為勿用」，非之非矣。²³

《兒說》承繼朱子區分象占及主張消息卦變說，但上述所論，象包括卦爻畫，消息卦變亦改為任何卦、爻皆可言變。也不再拘限將卦、爻辭區分象辭，占辭，就經文可稱為《易》辭，就《易》可用於占筮，就占筮結果而言便可稱為占辭。

上述所論，表面看似是針對朱子，然深思後便發現，針對的是朱子之後的《易》家。蘇濬鑑於許多《易》解多限在朱子的框架，故認為宜有進一步開展。這樣的看法，亦為門人蔡獻臣所認可，曾云：

如象非「潛龍」、「見龍」之謂，變非〈損〉來、〈既濟〉來之謂，繫則「勿用」亦詞，占則「潛龍」亦占。斯言也，使考亭復生，亦必首肯。……於乎！先生天人也。其妙契遺經，有由然哉！²⁴

²²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王道顯前明紫溪蘇先生易經兒說原敘》，頁1。

²³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論易》，頁10。

²⁴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蔡獻臣序》，頁1。

蔡氏認為蘇濬《生生篇》並未違背朱子說法，且契合作《易》聖人之意。

從《兒說》到《生生篇》，彰顯出蘇濬對朱子治《易》的用心體會甚深。在蘇濬看來，朱子不僅談四聖區分，亦談四聖一揆。區分四聖《易》是為恢復《易》本來面目，重在相應理解《易》經傳。下一步則須進一步體認四聖一心。蘇濬云：

伏羲，先天也。文、周、孔子，後天也，時為之也。故《易》者，四聖人之時也。時可易，心不可易。故學《易》者，學四聖人之心也。天非自天，吾心有天；地非自地，吾心有坤。時有動靜，心無動靜；時有始終，心無始終。識學《易》之為知命，庶可見聖人之心矣。²⁵

四聖依所處時代不同對易道有共同體會，此正是「心無動靜」、「心無終始」之所指，四聖皆體悟出天地之道在於存在普遍、恆常的生生之理。「識學《易》之為知命」便是聖人作《易》指引後人體悟生生之理，如此便能知命、安命、立命。

明萬曆年間進士黃文炳（字懋新，1548-1606）〈生生篇序〉曾談及讀《生生篇》的心得：

炳得其說讀之，其顯微闡幽之理，足以破千古之拘攣。至於扶陽抑陰，約人情，歸諸正，則三聖人旨也。君禹之於《易》，觀其深矣。……君禹氏澹其心，純一其行，獨觀昭曠，忘乎寵辱，其為是說也，非徒探索冥冥，玄其理於談者也。²⁶

黃文炳肯定蘇濬體《易》之深，不僅掘發《易》生生之理，並闡釋扶陽抑陰之說。又指出蘇濬懷澹泊純粹的心志與言行，體會深遠寬廣的易道，迥異於僅關注並談論形上玄理的玄學家。

蔡獻臣亦有類似說法：「先生藩臬粵西時，冥思韋編，時發其所獨得，至再三削牘，名『冥冥』，更名『生生』，即先生亦自謂抉羲、文、周、孔之秘，而補程、朱、蔡、陳之遺，在茲篇矣。」²⁷進而提出他讀該書有過去讀《兒說》未有的體會：「獻臣初受是經，已去而受《詩》，然自角卯即承

²⁵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論易》，頁10。

²⁶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黃文炳序》，頁5。

²⁷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蔡獻臣序》，頁1。

下風，不意其終茫然也。今讀茲篇，始覺了了。」²⁸意即自 17 歲隨蘇濬授《兒說》，19 歲改治《詩經》制義文，²⁹直至近 44 歲讀《生生篇》，認為該書為蘇濬治《易》精華，有助他對《易》的體會。

相較《兒說》為解經而設，《生生篇》則以精要義理釋《易》，全書篇幅較小，並未詮解每個卦辭、爻辭、〈彖傳〉、〈大象傳〉、〈小象傳〉，連〈繫辭傳〉、〈說卦傳〉也僅部分詮解，且未詮解〈序卦傳〉及〈雜卦傳〉。〈乾〉、〈坤〉為六十四卦之本，對卦、爻辭及諸傳解釋較詳細。

全書體例大體只有精要的「講」與「意」以及「總論」，沒有「旁注」，少數如〈剝〉卦僅有「總論」。〈蠱〉卦僅簡要釋卦名以及「總論」。關於「總論」，經比對發現《生生篇》有部分卦的內容與《兒說》相同，甚至僅改少數用字。如〈噬嗑〉、〈賁〉二卦。³⁰

二書雖有不同偏重，然皆蘇濬解《易》之作。誠如門人李光縉（字宗謙，號衷一，1549-1623）所論：「蘇先生之論《易》也，剖義、文之秘，發周、孔之旨，補程、朱之遺。」³¹李光縉深切見出蘇濬《易》學之貢獻在為四聖《易》剖秘、發旨，並補程、朱《易》之不足。

再者，《兒說》與《生生篇》皆為蘇濬治《易》成果，不可偏廢，以完整見出蘇濬治《易》歷程。《兒說》對經傳作全面解釋，且解說較詳盡，有助見出蘇濬對經傳較完整的解釋及對前賢說法之抉擇。《生生篇》成書於晚年，大抵延續《兒說》，偏重義理闡發。

（三）解經與釋義兩種釋《易》方式之比較

蘇濬兩部《易》著之《易》理是一致的，唯《兒說》重視解經，故承繼朱子區分四聖《易》、將《易》辭區分象占。《生生篇》重義理闡釋，透

²⁸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蔡獻臣序》，頁 1。

²⁹ 據〈蔡獻臣生平事蹟與作品繫年〉一文，蔡獻臣於「萬曆七年己卯（1579）十七歲，是歲前後，一再侍晉江蘇濬，必以所學、所疑質，濬曰：『孺子善問，可教也』」。又：「萬曆九年辛巳（1581）十九歲，是歲，棄《易經》制義，參諸家之義為《詩經》制義文。」44 歲時撰〈蘇紫溪《易經生生篇》序〉：「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四十四歲，……是歲，作〈蘇紫溪《易經生生篇》序〉。」王石堆、陳慶元：〈蔡獻臣生平事蹟與作品繫年〉，《閩學研究》2018 年第 4 期，頁 19、31。

³⁰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噬嗑》，頁 132、《易經生生篇·噬嗑》，頁 47；《易經兒說·賁》，頁 137-138、《易經生生篇·賁》，頁 49。

³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李光縉序》，頁 4。

過通貫經傳，闡釋各卦。以下藉〈乾〉、〈坤〉二卦，對比《兒說》重解經與《生生篇》重釋義之別。

以〈乾〉卦論之，《兒說》與《生生篇》皆論天人之道相通，《兒說》較依循解經方式立論。釋〈乾〉卦辭道：「文王有見於天之道可通於君道，故繫之辭。……是卦名曰『乾』，天之所以開乎人也；詞曰『元亨利貞』，人之所以成乎天也。」³²分別指出〈乾〉之卦名重在明天道，卦辭重在論君道。釋初九「潛龍，勿用」云：「夫謂之潛，則其時未可用矣。一有干用之心，能無失其處潛之道哉！占而得此，既度其時之未可用，又度其身之未可以輕用，與時俱止，而不汲汲以求進焉，斯善於處潛矣。」³³明顯承繼前賢舊說，強調不宜有出仕之心，宜潛隱待時。

但《生生篇》由「心」衡量自身處境，進一步闡發潛心退藏之意，釋初九云：「人之心不深潛，則輕率而易敗，故曰『潛龍』。顏子之潛心，聖人之洗心退藏，即此『潛』字。『勿用』，非伏其身而不出也，寂然不動之體，故如此也。」³⁴將「潛龍」由依時沉潛，進一步深化成「潛心」之義，如此更能彰顯聖賢所以能從容沉潛，並非出於理智判斷，而是出於修養而有的大智慧。釋〈乾〉九二云：「『見龍在田』，便是形著動變，充實光輝，分明易知顯仁景象，非以時位言也。……如胸中暗昧，則小人而已，何利見之有？」³⁵意即「見龍在田」不是論聖賢身處見用之時位，而是論其光輝氣象。蘇濬對二爻辭之闡釋，皆本心體上說，當寂然自寂然，當發用即發用，無一毫勉強造作。

由上所述，《兒說》重在疏解經傳，《生生篇》較重義理發揮。至於《生生篇》如何闡明人事義理，擬藉〈屯〉、〈蠱〉、〈未濟〉三卦加以考察。

對於人事之變易，蘇濬於〈屯〉、〈蠱〉二卦說明時局亂不終亂之意。釋〈屯〉云：「夫治亂晦明之機，天也。亂不終於亂，必有人焉以治之；晦不終於晦，必有人焉以明之。當是時，而有豪傑者出，主張世道，重揭乾坤，天之所興，其執廢之耶？然其要，則主於動而已。」³⁶就〈屯〉卦以及

³²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乾》，頁1。

³³ 同上註，頁2。

³⁴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乾》，頁1。

³⁵ 同上註。

³⁶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屯》，頁15。

六爻呈現草創期之晦亂，然人事不過治亂興衰之循環，若適值英雄勇於任事，自能撥亂反正，由晦而明。

此理亦見於〈蠱〉卦，蘇濬云：「〈蠱〉之時，天下之亂極矣。……釋故為君者，必急於用賢；為臣者，必急於匡世。……此〈蠱〉所以不終於〈蠱〉，而中興之業，卒與創業同光。」³⁷蘇濬於〈屯〉、〈蠱〉二卦說明可見的時局動盪現象，及不可見的興衰循環之理，提出豪傑救世及君臣合力濟難的因應做法。

蘇濬亦藉〈未濟〉闡發天地及人事生生之理。言道：

《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生不窮之機乎？夫欲生生不窮，舍水火無由矣。水生於天，而成於地；火生於地，而成於天。……一陰一陽，互為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而不窮也。……吾心之中，其津津然下潤者，皆屬之坎；其炯炯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體，無處而不融洽；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而有光輝。³⁸

上述所論，先指出《易》以〈未濟〉為終，展現生生之理。繼以〈未濟〉上、下卦說明水、火互濟，乃天地生生之理；又以一陰一陽相生說明此為天地、人事所以生生不已。最後落到人身，談坎、離之氣的作用。

（四）論蘇濬體《易》三變

館臣曾評《生生篇》云：

大旨主王弼虛無之說，一切歸之於心學，非惟廢卜筮之說，乃併宋儒言理而偶及數者，亦以為執泥牽拘。其訓「潛龍勿用」，以為心之寂然不動；訓「大明終始」，以為心之靈明不昧。而於〈繫辭〉之末，以《易》主忘言為歸宿。觀其以「冥冥」名書，則其說之遜於二氏，不問可知矣。³⁹

館臣認為該書主王弼貴無論及「得意忘象」之說，並有鮮明的心學色彩。

後人理解館臣所論，易流於認為館臣僅依據篇名及常用概念便斷定《生生篇》近於佛老。趙中國便持此看法，言道：

³⁷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蠱》，頁42。

³⁸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未濟》，頁126。

³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附錄》，頁165。

蘇濬以乾元生生為本體所宣揚的儒家文化價值理想，實與理學諸家無甚區別。依此觀之，蘇濬的學說當歸為儒家無疑。四庫館臣之所以斷定蘇濬《易》學「頗涉異學」、「全入禪」，是因其僅觀《周易生生篇》概念語詞之表象，而未能深究其本義所致。⁴⁰

既批評館臣未提出可信論據，又指出蘇濬闡發乾元本體之深義，契合儒家思想。趙中國評價蘇濬《生生篇》合於儒學精神，此論甚切，但認為館臣的評論基於「僅觀《周易生生篇》概念語詞之表象，而未能深究其本義」，恐流於表層批評。

若進一步深究館臣說法，不難看出更深層的面向。館臣所論實涉及兩重點：其一，認為蘇濬立場近於王弼，主要有兩點：「主王弼虛無之說」及「而於〈繁辭〉之末，以《易》主忘言為歸宿」，此是就蘇濬以「冥冥」論易道及得意忘言的說法。其二，認為《生生篇》核心觀點「一切歸之於心學」，並舉蘇濬釋〈乾〉為例：「其訓『潛龍勿用』，以為心之寂然不動；訓『大明終始』，以為心之靈明不昧。」順此對宋《易》有所批評與修正：「非惟廢卜筮之說，乃併宋儒言理而偶及數者，亦以為執泥牽拘。」這兩點皆為重要議題，涉及蘇濬對易道的體會及如何由吾心體會易道。關於此，以下將透過蘇濬治《易》歷程深入說明。

統觀蘇濬治《易》，實歷三變。第一變，於《兒說》體悟的是易道即陰陽之道，釋〈乾〉云：「《易》以道陰陽。論其大分，則陰不可併陽，……論其相須之功，則陽不可無陰。」⁴¹「《易》以道陰陽」雖出自《莊子·天下篇》，但卻是蘇濬當時治《易》體會，著重陰陽區分及陰陽相互為用。

第二變，晚年體悟出易道冥冥。蘇濬自道：「余少而學《易》，今皤然白首矣。時而蒐羅綜及百家，時而鑽研，穆焉以思，九天九淵，莫知其倪，然後知《易》之冥冥也。」⁴²由蘇濬以「九天」、「九淵」為喻，足見「冥冥」取高遠幽深之意，「莫知其倪」指無窮無盡，綜論之，即指易道無形，具有無限性。

第三變體悟易道生生，由第二變到第三變的歷程，蘇濬言道：

⁴⁰ 趙中國：〈蘇濬的「生生」易學〉，頁247。

⁴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坤》，頁32。

⁴²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自序》，頁6。

入粵西以來，案牘甚稀，每詰朝，焚香一炷，讀韋編數帙，偶有所觸，援筆而書。未幾輒復削去，又復書，又復削去，又復書，如是者再且三焉。亡何，而囊中之牘滿矣。一日讀「生生之謂易」，不覺廢書嘆曰：「嗟！孰知冥冥者之為生生哉！」然余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生，則終於冥冥而已。⁴³

蘇濬既指出藉「生生之謂易」悟出「冥冥者之為生生」，又指出「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生，則終於冥冥」，此意指原本僅瞭解萬象皆是陰陽不斷變化，但不知為何能不斷變化，遂只能領悟現象背後似有無限大道。到最終方徹悟此無限大道不是無限性全然靜止的大虛空，而是具有無限的創生力，能寂能感。

此三變由第一階段關注現象層面，理解到萬象皆出自陰陽二氣的變化；第二階段關注形上根源面，體悟到陰陽二氣是以無限性的形上根源為本；第三階段將現象與根源面相融合，體會本末一體，生生不已，萬象由宇宙創生本體所生，創生本體亦作用於萬象中。

順此可修正清儒蘇廷玉（字韞山，號鼇石、清湄，1783-1853）所稱蘇濬將書名《冥冥篇》改成《生生篇》是因「《莊》、《列》異端之語，不可以訓學者也」。⁴⁴雖然「冥冥」有鮮明的道家色彩，但對於形上易道的體會，卻不是道家獨有，故蘇濬亦不避諱使用。但真正促使蘇濬改易書名的理由，是因對《易》義理體會已有大不同。唯有順此進路理解，方能見出蘇濬之深意。

隨著累年研《易》及前賢《易》說，加上自身閱歷及體悟，對於陰陽，蘇濬《生生篇》不僅由現象面談二氣之流行變化，更結合不可見的形上生生之理。曾云：「易者，變易也。天地間無一非易。……凡物有盡，而陰陽無盡，故絕而復生，此易所以無窮也。」⁴⁵認為天地、人事無時不在變易，然現象變化背後卻有無限的生生之理。

因此，對於《兒說》與《生生篇》，除從著述宗旨見出差別，亦可結合蘇濬治《易》動態發展來者。《兒說》承繼程、朱《易》學，偶而援引其他

⁴³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自序》，頁6。

⁴⁴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蘇廷玉重刊紫溪先生《生生篇》序》，頁7。

⁴⁵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論易》，頁10。

《易》說及表達個人見解。到了《生生篇》，則多表達自身的體會，將前賢說法通貫並去掉理論框架，提出精要的《周易》義理。

三、論吾心本具天理、工夫實踐與應世智慧

蘇濬於《易》，既重在闡發陰陽變化現象及陰陽之理，亦言吾心本具天理，強調自覺與涵養，即此闡發人事之理。

（一）論吾心本具天理

蘇濬由天人一體，說明吾心本具天理：「天以是生生之氣始物，而物物各具一天。人得天生生之理以生，而吾心渾然一個天。……天體昭明，一始更通，更無一毫障礙。人心靈明，胸中原自洞徹，稍有障礙，便與天不相似。」⁴⁶蘇濬之心性論承自程、朱，主張人稟受天清明之氣、天理而生，靈明之心本具天理。吾心本靈明，若受私意障蔽便無法發揮虛靈明覺的能力，若吾心清明，自能洞悉世事，依時順處，自由自在。

蘇濬亦承繼程、朱天理、人欲之分，釋〈隨〉卦云：「夫心本無著，何所於繫也？心本無欲，何所於得也？顧人之心，不繫於天理，則繫之於人欲。」⁴⁷然蘇濬對於吾心湛然虛寂更深有體會，藉由〈隨·大象〉「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發揮心體寂然至誠之特色，言道：

論心而至於宴息，則澄然其虛，而繫累之心化矣；湛然其一，而求得之念忘矣。其息也，為天心之復；其不息也，為天行之健。其息也，空空洞洞，無一物之或有；其不息也，元元本本，又無一物之不有。故曰息焉遊焉，又曰「至誠無息」。此其深於「隨時之義」也哉！⁴⁸

上述得自蘇濬對〈繫辭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及《中庸》至誠之道的體會，以「息」詮釋〈隨·大象〉及〈復·彖〉之意，再結合〈乾·大象〉「不息」之意，即此表達對「隨時之義」的體會，「隨時」不是就出處進退上談，而是從「心」談當行則行，當息則息，如此方能依時順處，無所繫累。

⁴⁶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乾》，頁3。

⁴⁷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隨》，頁41。

⁴⁸ 同上註，頁41-42。

蘇濬除承繼程朱談吾心本具天理，更發揮〈繫辭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及《中庸》論誠體之深義，以此說明心體的無限性。並進一步基於理氣相即不離，從作用面強調心與理合。若心無私欲雜染，便能充分發揮吾心本具之理。

蘇濬通貫經傳闡明《易》道，將程、朱的心性論進一步開展，融合客觀普遍的天理及能寂能感的心體，對於天地人事，或由天理層面，或由心體層面立論。蘇濬雖然重視心體，但異於陸王心即理的系統，故不宜逕等同於陸王心學，而目之為心學《易》，須加以區別。

（二）陰陽變化與生生之理

承上所述，蘇濬重視天理，此處進一步談蘇濬基於理氣相即談太極與陰陽之關係。再談該議題前，先指出蘇濬對於「易」的使用有兩個層面，一是就天地造化層面言，一是就《周易》這部書言。曾云：「有造化之易，有《易》書之易。《易》書之易，不過因造化而摹寫之耳。」⁴⁹肯定朱子於四聖《易》，另提出天地自然之易。

此處先考察朱子論太極與陰陽二氣，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⁵⁰朱子以氣之變化釋「易」，以理釋「太極」，此談的是造化之易。至於「始為一畫以分陰陽」是談《易》書之易，由論卦畫之生成。蘇濬易承此說，曾云：「上言因著生卦，此則推言卦畫之所自出，全重在『易有太極』一句。」⁵¹

除就卦畫生成立論外，亦發揮造化層面之深義。蘇濬云：「太極之理，運於天地未有之先，而行於既有天地之後。象之而無象，名之而無名，故強而名之曰『太極』，猶所謂『太初』、『太一』也。分而言之，則二而四，四而八；合而言之，則皆太極之生生也。」⁵²無論理在天地之先、理在氣中，「太極」是形上之理的稱謂，皆與朱子看法一致。但特別的是，將相生與生生結合，則具有新意。意即「二而四，四而八」是以分析方式，就氣的

⁴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兒說·繫辭上傳》，頁359。

⁵⁰ [宋]朱熹：《周易本義·繫辭上傳》，收於[宋]朱熹著，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26。

⁵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繫辭上傳》，頁143。

⁵² 同上註。

層面談變化；「合而言之，則皆太極之生生」是以通貫的方式，從根源處談形上之理。

因此，依蘇濬所論，並不談生成義，「太極生兩儀」的「生」是就理在天地之先，談理的優先性。但主要仍是關注理氣相即不離。蘇濬釋「一陰一陽之謂道」及「生生之謂易」云：

理氣原不相離，氣載乎理，理附於氣。氣非理則無所主，理非氣則無所附。朱子所謂「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是也。然理不可見，氣之循環則有可見，故即其可見者，以名其不可見，此陰陽之所以為道也。⁵³

上述所論實承自朱子理氣相即，理在氣中。並藉朱子太極為理，陰陽為氣，解釋〈繫辭傳〉所以不用太極而用陰陽，是以有形可名說的氣，代替形上不可名說的理。又云：

以陰陽之循環言之，天地間陰陽二者而已。陰不窮於陰，陰為陽之根，即生乎陽；陽不窮於陽，陽為陰之根，而生乎陰。陰生陽，則陰變為陽矣；陽生陰，則陽變為陰矣。凡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動靜榮悴，皆生生也，皆易也，皆道之所在。⁵⁴

連同前段，見出蘇濬將「一陰一陽之謂道」及「生生之謂易」等同，「一陰一陽」是指陰陽變化不已，「道」可指易道，也可指天地人事之道。「道」、「易」是形上之理，理無形，透過陰陽二氣互根變化開顯。

考察《本義》釋「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⁵⁵又釋「生生之謂易」云：「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理與書皆然也。」⁵⁶蘇濬同樣以「一陰一陽」等同「生生」，談陰陽二氣變化不已。然對朱子「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則進一步指出理無形，藉氣以言之。朱子以「理與書」釋「易」即蘇濬所稱造化之易及《易》書。

整體而論，蘇濬所論雖本於朱子理氣論，卻有所闡發。蘇濬所關注者非形上世界，而是實存的現象界，透過理氣相即不離的觀點，於可見的現象，探求不可見的理，發展出即象顯理的主張。

⁵³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繫辭上傳》，頁377。

⁵⁴ 同上註，頁380。

⁵⁵ [宋]朱熹：《周易本義·繫辭上傳》，頁134-135。

⁵⁶ 同上註，頁127。

(三) 工夫實踐與應世智慧

正因蘇濬關注現實層面，故雖重視心體，但並非只在「心」上下工夫。蘇濬於〈履〉卦闡發踐禮的重要，言道：「〈履〉，禮也。禮教不興，民心胥邪，故為之禮以治之。視聽言動，惟禮則肅；名分紀綱，惟禮則定。」⁵⁷禮教可以化民心，端身行，正名分。甚至足以面對人事至危的處境。蘇濬釋〈履〉卦辭云：

「禮以行之，遜以出之」，順於道德，而平其心氣，此心之大和，直與〈乾〉之太和相應，……履而至是，則慢者可化而為恭，爭者可化而為順。履天下之至險，若天下之至易。有何事變，足以動我？有何危機，足以困我耶？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⁵⁸

蘇濬藉〈履〉卦說明禮的重要。在蘇濬看來，禮並非束縛人心的外在框架，而是深刻體察禮的精神，自在的實踐禮，使情緒平和，言行得體。若以平和之心氣應世，自能看事清明，從容自在，即便身處險境，亦能不憂不懼。

關於應世，蘇濬除了提出踐禮的重要，更進一步提出要有淡泊的心志。特藉〈謙〉、〈豫〉二卦及〈雜卦傳〉「〈謙〉輕而〈豫〉怠」闡發道心、人心之別，云：

「輕」，非他也，此心之中，湛然常虛，視天下之物，皆不足為吾之有也。「怠」，非他也，此心之中，侈然自足，視天下之物，無一而非吾之有也。夫心能忘物，則能平物，故不以才智而輕顛蒙，不以王公而傲睨布衣。心不忘物，則物常累心，故貧富易觀，貴賤殊嚮，其道心、人心之幾乎！⁵⁹

蘇濬提出心不忘物，則為物所累，放不下富貴名利，唯有忘物，不以物為我所有，方能真正看淡一切。此番「忘物」的體會甚深。順此，方可對〈謙〉卦有深刻的體會。釋〈謙〉云：

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

⁵⁷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履》，頁27-28。

⁵⁸ 同上註，頁26。

⁵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豫》，頁39。

我，而我無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粥啞啞之中。⁶⁰

有才德的君子，正因全然忘懷外物，故能真正淡泊名利，不自恃己才己功，平凡自處，也因此不受有心人忌害，得以明哲保身。

特於〈乾〉用九揭示六爻皆展現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蘇濬云：「此一爻，兼承六爻言。……純乾聖人，渾然一團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無少欠缺，無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⁶¹聖人之心純粹無私，出處動靜皆合於天道。

時潛而勿用，天下無得而規吾之跡；時亢而有悔，天下無得而累吾之胸。似乎不可見，而實未始無可見也，故總之曰「見群龍無首」。謂之「無」，則非有也；謂之「見」，則非無也。有無合一，終始無端，天道之妙，盡於此矣。⁶²

蘇濬認為〈乾〉六爻依時而變，然所憑藉者皆陰陽生生之理，故能應變無失。

蘇濬又於〈坤〉卦闡釋〈坤〉六爻依時而順，並結合用六爻辭及〈坤文言〉順而能健之理，言道：「夫健，非過於有為之謂，為其所當為也；順，非一無所為之謂也，為而無所作為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也。」⁶³意即由〈乾〉卦卦義及六爻展現可見的剛健之理，與不可見不過於有為的修養；於〈坤〉卦卦義及六爻展現可見的順承之理，及不可見的剛健的信念修為。天地之道如斯，聖人、君子之所為亦如此。

綜觀上述，蘇濬融會《易》變易及生生之道，一方面覺察吾心之靈明，吾心之理即天之理，另方面意識到人世困境往往因不拘小節，無法控制一時情緒所導致。透過工夫，使心清淨不受私欲、外物干擾，於複雜的世間修練，勇於任事又能謙虛淡泊，此淡泊名利之心不是刻意為之，而是心虛靈湛然，不為物遷。唯有心依所處情境，能寂能感，方能真正自在自得。

⁶⁰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謙》，頁37-38。

⁶¹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乾》，頁2。

⁶² 同上註，頁3。

⁶³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坤》，頁12-13。

四、結論

《兒說》與《生生篇》見證蘇濬長年好學深思的為學歷程，唯有將二書並觀，方能完整見出蘇濬《易》學的面貌。《兒說》確實如蘇濬自道承繼並羽翼程、朱、蔡、陳《易》說，重在經傳解釋；《生生篇》則展現蘇濬對《易》深刻的體會，重在義理闡發。

至於館臣稱蘇濬「廢卜筮之說」，考察蘇濬所論：「後人看《易》，類似《易》為卜筮之書。聖人直以心觀《易》，為《易》之書不在象數，而在吾心，為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著卦爻之《易》也。」⁶⁴聖人作《易》以教民，在百姓及後人看來，《易》為卜筮之書。但從聖人如何作《易》，則是以心體會造化之道、體會《易》書之易道，進而作著法及卦、爻畫、《易》辭以指引百姓明禍福。因此，蘇濬是在《易》為卜筮之書的基礎上，提出聖人以心觀《易》的主張，此方為蘇濬本意。

順此，亦不難回應館臣所稱蘇濬「於〈繫辭〉之末，以《易》主忘言為歸宿」及「併宋儒言理而偶及數者，亦以為執泥牽拘」。這兩段說法可一起談，藉由蘇濬的說法加以探討，蘇濬云：

大抵論《易》者而不探之人心、神明之初，則言不忘言，象不忘象，……論《易》者不探於造化未分之際，則有方可拘，有體可執，是尋枝葉而未得本根也。……而天、地、人不言之秘，可以默會矣。⁶⁵

蘇濬認為，欲掌握「易道」，須歸本吾心，深知聖人論「易道」本於造化之易。如此方能由《易》辭、《易》象以得聖人之意，得意之後便忘言、忘象，方能真正掌握「易道」及造化之道。

正因蘇濬有所體悟，深感形上天道只可默會，無法言傳。《周易》一書，乃聖人將形上的心性、天道的深刻體悟，藉卦象符號及特殊語言來表達。⁶⁶故提醒學《易》者朝向體悟「易道」之努力。

⁶⁴ [明]蘇濬著，何耿豐點校：《易經生生篇·繫辭傳》，頁142。

⁶⁵ 同上註，頁143。

⁶⁶ 岑溢成云：「由此可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的『言』，指的是普通的『言』，而在普通的『言』之外，還可以有一種特殊的語言：『辭』。普通的『言』不足以表述性與天道這類特殊的實體或原理，『辭』卻可以表達和傳遞關於性與天道的信息。」岑溢成：〈魏晉「言意之辨」的兩個層面〉，《鵝湖學誌》第11期（1993年12月），頁23。

於此可回應館臣的說法，蘇濬是受〈繫辭傳〉論聖人如何作《易》及聖人作《易》宗旨的啟發，不宜逕視為蘇濬承繼王弼《易》學或宋明心學家《易》學。

整個蘇濬《易》學，是蘇濬透過對《易》經傳深入研讀玩味，廣納程、朱、蔡清等之《易》說，結合自身閱歷，融會而成。《兒說》揭示蘇濬如何深入細緻讀《易》，如何承繼前賢加以開展，《生生篇》則在《兒說》基礎上進一步開展、深化。因此，欲掌握蘇濬《易》學完整面貌，宜兼治二書，不可偏廢。

蘇濬長期治《易》，歷經三變：由初學不斷深入，參考並抉擇眾說，闡發陰陽變易；再致力探究形而上的易道，體悟易道的無限性；又進一步探求易道生生之理，澈悟陰陽變化及生生不已之交融，展現對《易》不斷深化的軌跡。

蘇濬身處明代複雜政局，僅短暫為官數年，實因認清從政無法改變亂象，遂選擇退居鄉里教學，將體悟之「易道」，基於解釋經傳與義理闡發之著述宗旨，留下《兒說》及《生生篇》這兩部羽翼朱子《易》學之重要《易》著。

蘇濬透過以心觀《易》，體悟「易道」不外吾心，不僅體會出萬象皆具生生之理，並透過覺察心的靈明，結合踐禮，內外兼修，由格物以明理，進而應世而無傷。蘇濬對明代《易》學或整個《易》學發展的貢獻不在《易》學知識體系的建構，而是融會前賢《易》說，提出寶貴而深刻的成果，不僅在泉州、在明代影響深遠，也為後世留下珍貴的《易》學遺產。

【責任編校：朱怡璇、黃競緯】

徵引文獻

專著

- 〔宋〕朱熹 Zhu Xi：《周易本義》*Zhouyi benyi*，收入〔宋〕朱熹 Zhu Xi 著，朱杰人 Zhu Jieren、嚴佐之 Yan Zuozhi、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朱子全書》*Zhuzi quanshu* 第1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2年。

- [明] 蔡清 Cai Qing 著，張吉昌 Zhang Jichang、廖淵泉 Liao Yuanquan 點校：《蔡文莊公集》*Caiwenzhuanggong ji*，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8 年。
- [明] 陳琛 Chen Chen 著，學文 Xue Wen 點校：《陳紫峰先生文集》*Chen Zifeng xiansheng wenji*，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20 年。
- [明] 蘇濬 Su Jun：《易經生生篇》*Yijing shengshengpia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易類》*Sikuquanshu cunmu congshu, jing bu, yi lei* 第 13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97 年。
- [明] 蘇濬 Su Jun 著，何耿豐 He Gengfeng 點校：《易經兒說》*Yijing ershuo*，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8 年。
- ：《易經生生篇》*Yijing shengshengpian*，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8 年。
- [明] 李廷機 Li Tingji：《李文節集》*Liwenjie ji*，收入沈雲龍 Shen Yunlong 選輯：《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Mingren wenji congkan(di yi qi)*，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1970 年。
- [清] 張廷玉 Zhang Tingyu 等著，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Xinjiaoben mingshi bing fubian liuzhong* 第 4 冊，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94 年。
- [清] 李清馥 Li Qingfu：《閩中理學淵源考》*Minzhong lixue yuanyuankao*，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第 46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 年。
- [清] 黃虞稷 Huang Yuji 著，瞿鳳起 Qu Fengqi、潘景鄭 Pan Jingzheng 整理：《千頃堂書目》*Qianqingtang shum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1 年。
- 林忠軍 Lin Zhongjun、張沛 Zhang Pei、張韶宇 Zhang Shaoyu 等著：《明代易學史》*Mingdai yixue shi*，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16 年。

期刊論文

王石堆 Wang Shidui、陳慶元 Chen Qingyuan：〈蔡獻臣生平事蹟與作品繫年〉
“Cai Xianchen shengping shiji yu zuopin xinian”，《閩學研究》*Minxue yanjiu* 2018 年第 4 期。

岑溢成 Cen Yicheng：〈魏晉「言意之辨」的兩個層面〉“Weijin ‘yanyizhibian’
de liangge cengmian”，《鵝湖學誌》*Ehu xuezhi* 第 11 期，1993 年 12 月。

趙中國 Zhao Zhongguo：〈蘇濬生生易學之研究——兼論蘇濬調和理學與心
學的方法〉“Su Jun shengsheng yixue zhi yanjiu: jianlun Su Jun tiaoheli
lixue yu xinixue de fangfa”，《周易研究》*Zhouyi yanjiu* 2010 年第 3 期。